



倪发科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痴迷玉石



看电视、看书,玉不离手;穿得多时,脖子上还要戴上一个玉石挂件

倪发科2008年担任安徽省副省长后,分管国土资源工作,未经组织审批同意,就担任了省珠宝协会名誉会长,接触上了玉石,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甚至到了疯狂的地步。

“玉石是身份的象征,集文化艺术价值、现实价值和收藏价值为一体,玉能养人,人能养玉,经常与玉接触能促进玉与人的物质交换。”说起玉石,倪发科顿时来了精神,眼睛发光。

在赏玉、玩玉的需求感和满足感的驱使下,倪发科不能自己:看电视、看书,玉不离手;

明知玉石价值不菲,却照收不误,对好的和田玉更是来者不拒

苍蝇专叮有缝的蛋。安徽首矿大昌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吉立昌等老板就一次次投其所好,为其买单。而倪发科明知玉石价值不菲,却照收不误,对好的和田玉更是来者不拒。

在这些老板中,吉立昌给倪发科送玉石器皿最多,价值也最高。

2011年春的一天,与倪发科已“深度”交往多年的吉立昌来到倪家“汇报”工作。看到吉立昌腰上挂着一个玉石手把件,倪发科就让他取下看看。把玩了几下,倪发科说:“这个手把件品相一般。”从中嗅出一些“意味”的吉立昌连忙说,家里还有3块新疆朋友送的玉石仔料,很快,吉立昌回家将3块玉石仔料送到倪家。“不错、不错,是和田玉仔料。”倪发科摩挲着玉石说。“倪省长要是喜欢的话,就送给你了。”倪发科客气一下,就收下了。

此后,两人经常在一起谈论玉石。因为吉立昌对玉不太懂,倪发科就专门介绍一位玉石专家与他认识。2011年5月的一天,倪发科让吉立昌和玉石专家一起去新疆买玉,吉立昌心领神会,就联系玉石专家一起飞到乌鲁木齐。吉立昌回合肥后将购买的玉石全部拿到倪发科家中,让倪挑选。最终,倪发科选了1个带木底座的玉摆件、3个手把件、2个玉挂件和2条仔料手链,价值约50万元。

2011年6月,吉立昌和玉

穿得多时,脖子上还要戴上一个玉石挂件;每到周末,把喜欢的玉石玉器铺开,一件一件欣赏;每隔两周,给精品玉石玉器逐一打蜡、上油;到外地出差,再忙也要挤时间到当地的玉器市场或商场看一看,甚至借机绕道到玉石产地和玉石市场;随身携带小电筒、放大镜,到商场、古玩城检验自己的赏玉水平,在与玉石老板的交流中,享受当专家和被认同的快感。

倪发科还喜欢“斗玉”,常约上几个玩家,各带几块好玉,一起欣赏,比比谁的玉好。

石专家再次前往新疆,买了20多块仔料,花费约100万元。送到倪家中后,倪发科细细把玩、鉴赏之后,全部收下。

2012年5月,吉立昌到乌鲁木齐办完事后专程绕道和田买玉。他这次买了一个长约七八厘米、宽约六七厘米,椭圆形,全身包红褐色皮的仔料,价格95万元,还买了大大小小的其他一些仔料。回合肥没几天,吉立昌就将这些玉石拿到倪发科家中,那块价值95万元的仔料让倪发科爱不释手,首先被选中。这一次,倪发科从中挑选了总价达350万元的玉石。

给倪发科送玉较多的还有某房地产开发公司负责人黄某某。

2010年上半年的一天,黄某某到倪发科家里看望,聊天中得知倪对玉石很有兴趣。随后,他就花16万元买了一块雕刻好的玉石手把件。倪发科没推让就收下了,还说:“这块玉石白度不够,我更喜欢白度好的原石。”黄某某又买了一块和田玉原石,白度较好,扁圆形,购买价格16万元。倪发科这次表示很满意。

不仅玉石玉器,对于字画,倪发科也照收不误,因为他懂得“字画有一定价值,可以留给下一代”。从上世纪90年代起,他就开始收受字画,并一直延续到案发前。专案组从其家人处扣押的字画有90幅之多,其中,2003年至2007年,仅收受黄某某所送名家字画就达15幅。

疯狂收玉



倪发科和玉石



倪发科参观六安市玉石展



倪发科参观黄山一家的玉石



2011年6月20日,倪发科观摩霍山玉



2011年6月20日,倪发科谈霍山玉石发展

丧失原则



与很多老板过从甚密,甚至达到了不分你我、“亲密无间”的地步

吃人家嘴软,拿人家手短。倪发科接受了吉立昌、黄某某等老板送的大量好处后,原则、底线被抛在一边,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为他们牟利。

为了吉立昌公司的发展,倪发科放下副省长的“架子”,和其一起跑环评、项目审批手续,为吉立昌实际控制的公司挪用国家下达的保障房用地指标,帮助其以低价购买铁矿探矿权。

对于另一个“信赖的朋友”黄某某,倪发科屡次违规四处打招呼、施加压力,帮助其更改项目规划、调整容积率、逃避处罚等,使其从中获取巨大收益。

吉立昌为什么给倪发科送玉石?我们还是听听他自

心态变化



感到自己年龄大了,快到点了,提拔没有希望了,再加上受到一些消极现象的影响,思想随之发生了变化

倪发科1954年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他从下乡知青、安徽生产建设兵团班长干起,一步步走上副省长的岗位。倪发科说,自己在副省长任上的前两年工作还是很积极的,后来感到自己年龄大了,快到点了,提拔没有希望了,再加上受到一些消极现象的影响,思想随之发生了变化,将重心从工作转移到为退下来的生活做准备。“过去几十年是为别人活的,现在到了该为自己活一把的时候了。”

倪发科说,他选择收取、欣赏玉石作为自己的享乐,是因为“玉石是新型的高档商品、特殊商品,一块上万、几十万的都有,绝对是高消费、奢侈品”。

倪发科觉得,自己这么多年培养的民营企业家好多都是亿万富翁,既有成就感,又有失落感。“他们知道我收藏玉石,就投我所好。吉立昌送我石头最多,他的矿后期效益非常好,也很有钱,对他来讲买点玉石只是毛毛雨。我拿了他的好处后,顺其自然地想到为他提供更多的帮助和支持。”

倪发科说,他被喜好冲昏了头脑,吉立昌和黄某某最初给他送钱送物,也曾被

己是怎么说的吧:“与倪发科搞好关系,就是想靠上这棵大树,为我们企业提供保护。”

倪发科与很多老板过从甚密,甚至达到了不分你我、“亲密无间”的地步。这些老板出入倪发科家,如进“菜园子”,想来就来。无论是公事还是私事,不是去办公室,而是进他家门商讨、“汇报”。

比如吉立昌,倪发科与他特别“投缘”。两人交往密切,经常在一起吃饭、出游。倪发科担任副省长后,吉立昌还专门安排一辆汽车和一名司机,随时为他服务。而倪发科则用得安之若素、“心安理得”。不仅倪发科自己与老板“亲密”接触,他的家人也和老板们“深度”交往。

他拒绝。后投其所好,改送玉石,他便难抵诱惑,并作为一种乐趣和欲望来享受,从而越陷越深。

在接受组织调查时,倪发科曾经抱怨:“如果组织上早提醒或早处理我两年,我给国家造成的损失也不至于这么大,自己犯的错误也不至于这么严重。”然而,他自己一次又一次失去自我挽回的机会。

早在2005年,安徽省委巡视组到六安市巡视时,听闻风声的倪发科便要求黄某某把他送的几幅字画先拿回去,两年后,倪发科居然又把字画要回。2012年7月,倪发科得知可能被调查,于是将部分玉石退还给了吉立昌,两个月后以为调查停止了,

不仅收回了之前退的玉石,而且“忍不住”又顺手收了3块大的玉石。在得知组织调查后,他将收受的大量贵重物品转移到了13名亲友处,而且考虑到关系亲疏,将价值高的玉石转移到最亲近的人那里。同时,担心其大量收受玉石问题暴露,倪发科还向吉立昌提出以吉的名义办个玉石展示馆,将其收受的玉石转移到展示馆托管,使其貌似“物归原主”,企图逃避纪国法的追究。